

啓樓茶安平路通交……改

好運無多諸君早
 生先天陽
 燈蓮九
 新會
 啓國茶安平路通安

真太外史
處正妙滑
寫香艷細
並不可看
都可不老
都可不幼
社黑幕盡
有道書存
多要買請
每部定價
角本報代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閣小舞台所演
新戲有詞共選十九
齣合訂一冊現已出

樂府復四角特廉價
 舊星初每冊三角外
 孫郎代海外加香墨
 五仙刻日刊按
 鄭朝陽 馬張銘金
 今矢執可 汪玉照
 良 斷編 通鑑
 良 斷編 姚舞如
 胡漢輝舞 和口
 本 莊出洋
 花兒戲 文海
 笑話 消歇
 兩軍大戰毗河

三吊錢
爛烟并道
昌福館對門製
草廠樓上楊記
售店添舊建南
土又一層樓上
南土特加一分
歡迎來客
地點道中鋪位
舒展

雪奇恥夜探寶塔寺
痛深仇搬兵大安山

看見一個漢子。身高八尺。面如藍紙。左額鮮血淋漓。形色慌張。而面容苦。蕭方一見。只當是同志黨。跟踪前來。當即拔出化血寶刀。躍身出林。劈頭砍。漢子吃了一驚。急揮刀迎敵。雙手不到兩合。蕭方難以招架。忽聽鄧彪大叫道。快下驛動手。兩人一聽。飛身出圈。漢子急上前與鄧彪見識。鄧彪又指示蕭方。大家行禮之後。問起情形。原來這大漢。名叫丁文和。乃劉德得查門徒。現年二旬。力大藝精。父親名叫丁亮雄。曾任御營都監。在長安時。與國舅龍錦武。宣氣相投。兩人結為生死之交。亮雄有一子一女。子即文和。女兒名叫彩姑。生得來姿容絕世。錦武有個兒子。名叫廷光。文武俱全。亮雄晚將女兒。許與廷光為妻。兩家結成親誼。廷光文和。更是性情相投。朝夕相處。雖未成婚。却如舅舅間的感情。很為濃厚。不料亮雄錦武。相繼謝世。廷光便運柩回籍。他住家就在華龍岡右側六里龍家寨內。這寨週圍十餘里。約有一千多烟戶。盡是姓龍。距寶塔寺十里。隔楊柳塢十里。寨內有二千多壯丁。足以自衛。平日攝於楊柳勢力。雖有不平事件。也不敢過問。因此相安無事。

。廷光自安埋父親過後。足不出戶。無事時。教育壯丁。武習文。月前接父和來信。說已送妹起程。到此完婚。當此們在長安分別。各運父柩回籍。文和乃潁州人氏。自將父親安埋過後。轉瞬三年奉滿。意欲將妹子大事完結。急急要出外幹功立業。因此通函廷光。以便準備。自己收拾停妥。妹過府完婚。潁州到此千里。沿途俱平安無事。看者已要接業。不憶行至寶塔寺前。也是該富有難。文和因溺急。彩姑控驢前行。打從寺門經過。七八個惡僧。正在門前閒。見彩姑頭戴飛簪巾。身穿女兒打衣。外披羊皮大氅。背雙劍。單騎一伴。就誤爲是江湖習武之流。大家便指著笑。語多穢褻。你怎彩姑。是傳等樣人。怎受得這般鳥氣。無時無明火萬三千丈。扭轉嬌軀。指住一般僧人。肆口大罵。衆僧人惱羞成怒。一擁而上。欲將彩姑拖下驢背。就地侮一場。方出胸中惡氣。彩姑拔出雙劍。惡僧也各振戒刀。圍住大殺起來。文和聞聲趕至。見狀大驚。連忙取出寬葉鬼頭朴月。一擺上前。早已砍倒兩個。衆惡僧齊聲發喊。一妹。刀雙劍。猶如閃電一般。直將衆僧殺退。正欲回身前

壽聯佳話(續)

清慈庵壽匾，曾有
人擬一聯云，「今遊
國國，明日遊北海，何
處再遊古長安」，億兆
膏血咸枯，全爲一歌
慶有，五十割交趾，六
十割台灣，而今又割
三省，四萬里邦基日
蹙，復期萬壽祝疆，一
今日之東三省竟歸日寇
所蹂躪，「國」之咎，

板屋二間，咬斃一人，
獵人見豹墮屋，遂沿牆
上爬，各持火器，力舉
向豹痛擊，該豹由外不
得，遂負重傷，力事狂
碰，累卜業羅始信該豹
既斃，獵人等剥皮分肉
，各得數斤，計豹共重
約一百七十餘斤，餘皮
計長一丈，尺一寸許，
現正持城求售要價六
十元，聞有人給價三十
元，現

提信

我國舊
認爲不
女兒輕
靜靜
你聽了
是國民
國心
國貨
富氏膠
辱不敵

虎逃豹斃
羅江獵犬追擊
結，僅獲一豹
羅江特訓
羅江縣
蜀御營揚附近
山尹姓家中
月十九日
大豹一隻
井中大
十八名持獵器趕來
辱宅
之老虎二隻
大勢咆哮
碰撞該家

舊屋
劍俠小記
飛俠十三
貫，如遇他人盤問推說尋訪親友
行無忌，就是零星土寇無也
害，冒險而去。鳳凰以南，第一
細細查訪，雖有幾處局卡，并無
去，一日天將近午，二人一行
百旂，轉迎風招應，乃是大隊
退維谷之際，驀見對面數里
已出長江，乃是一隻大號官船，
洞啓，冰浪健岸上望夫船中坐坐

認得師爺金羅漢福海否。好生受縛。信汝不死。話說未畢。

和換過刀背。往下一按。裏面兩臂脫離。和尚用手。就是杖。文和怎敢招架。只有跌騰閃讓。和尚連打數杖。只打得文和手脚無措。大汗長流。這時彩姑。已被衆僧牽下。文和看見撲進寺裏。心中好生驚急。力一驚過。和尚劈頭一杖。蹤和躲閃不及。頭一偏。從額上掃過。文和忍痛大叫一聲。文出圈子。飛步而逃。和尚哈哈大笑。也不追趕。返身進寺去了。丁文和見和尚未追。才緩步前行。想着妹子被擒。心裏萬分難過。龍家寨近有咫尺。且同妹妹商量。再作道理。他若不念前情。我再轉去。把命拚了就是。一人旋想旋走。剛至樹林。就遇見蕭方。這時丁文和將經過說明。苦苦哀求老師。幫同搭救彩姑。鄧彪道。這真是一事未了。一事又生。說着。也將林桂芳之事。說了一番。丁文和聞言。只是雙雙跌足。大家面面相覷。都束手無策。蕭方想了一會。便向文和說道。這件事。你也不必着急。我們合作來辦。你妹子同林小姐都要救出。現在既離你親戚家不遠。我們不如一同前去。會着龍廷光。再行商議。鄧彪接口稱是。四人就對面

示。大家齊坐。各將事由。詳說一遍。廷光聞言。低頭納悶。不語。文和性燥。再行催問道。你究竟管與不管。請你快說。廷光愁容滿面的說道。這事我怎麼管。無奈賈塔寺。利害非常。東西兩廊方丈。驍勇無敵。寺中僧徒。俱有真功夫之雄。現在又代着場上團練。只要一日一夜。可聚十萬之衆。與尋龍崗勢成犄角。並且楊察昌。又是盧杞心腹。慢道兩個女子。說。將金城女子搶完。也真有人敢說半字。此之故。我越中愁急。一時答應不出。乃小弟分內之事。却有不合之理。看蕭野二老師。有何高見。我雖滿肚水。亦說不辭。說着。吩咐家人設筵。大家聽他說出賈塔寺的利害。都默無言。少時酒筵齊備。五人入席坐定。瑞珠早已被若夫人。歡迎到後房去了。廷光雖連聲勸飲。無如各有心在懷。都愁眉苦臉。相對無言。蕭方吃了幾杯悶酒。忽然起一計。不覺笑逐顏開的說道。你們儘管暢飲。我獨自計。一夜包救出了小姐。廷光文和。急起身問道。老師有何妙法。快請說出。蕭方道。等我把這盃酒喝完就說。

錢少未賣云
貨女兒經
兒兒經，現代
立，我今唱只
並姊妹過分明
免聽我唱，包
成，女兒也
國民應有愛
不保家何保
國運隆，國
起，外人梅
外人槍砲從

何得，得自我國同胞們
同胞怎樣把領送海
關入超證悉，奉勸姊
妹入學校，轉動同事國
貨認在家裏把家人勸，
購物之持要留心，莫把
賄貨再買進，莫把外貨
再上身邊。嫁還把丈夫勸
互做國貨忠實人，國
貨於今有進步，國貨堪
與外貨拚，國貨價廉且
物美，國貨條件比前精
真疑我把法嫌吹姊
妹用時能證明國貨公

可最可靠 滑頭店裏
信慈愛用國貨人人敬
喜用外貨洋奴稱，愛
國貨是天然職業要用國
貨不能磨登姊妹用
貨發達國家富風行
充實自太平人人安
且樂業那有憂鬱再
臨，奉勸姊妹辦國貨
賢妻良母顯名聲
國家昇平日，英雄市
了英雄女兒露兒吟
應請讀者都分明

二九 沿着渦河下去，經過了鳳陽府，便到了懷遠。是有名城邑，和大烟稠密園叢集，必不肯輕輕過，遇有警卡稅局所阻，亦打聽那委派的姓張，是時皖北一帶，地方很不平靖，不但苗沛霖的綠匪，燒殺搶擄，四股一，也不知有幾十股，冰娘等報仇的心切，憚千辛萬苦，乃是定遠，定遠過去，便是集縣，冰娘等在甯縣縣地界，八區跡，便險過芙蓉山，渡了搭渡河，行行重行行，直往長江，江上，迎眸四眺，並無渡船停泊，只蕪湖一帶檣桅林立，總帥賊艦，二人隨路無計，伫立了更久，不見片帆隻影，正在船邊有一道布帆，自舟隱湖中御風而來，疾如奔馬，才一轉瞬到岸，便是蘆蕩，靠着北岸行走，相去只一二丈，天氣炎熱，船人，年約三十有餘，